

心中的鲜花

◆ (英国) 保罗·维拉德 魏鸣放 (编译)



本森小姐是世界上最亲切、最可爱、最美丽的人。她是我小学二年级的老师。当时,我曾暗中决定,等我长大以后,一定要娶本森小姐为妻,只要她愿意等我的话。上午,在她的课上,我总是不断抑制自己急于举手发言的冲动。教室里,只要她在,我总是不愿离开,哪怕是极为短暂的一刻。

本森小姐要求同学们自愿上台擦黑板,或收集作业卷子,我总是第一个高高举手,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差事。它能使我近距离接触本森小姐,由此将她和其他同学分隔开来。在她身边,一遍又一遍整理同学们上交的作业,一直拖到将所有的卷子抚平,无比整齐服帖,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的座位。

开学不久,我不断缠着母亲,要她在我的午餐盒里再放上一只苹果或桃子。然而,我无法鼓起勇气,说是给我的老师本森小姐。正如我同样没有勇气,在课堂上将它直接送给老师。每天,它们总是悄悄出现在讲台的一角,每天,它们都会引来同样的结果。

“早上好,孩子们。”本森小姐走进教室,坐在讲台后面。

“早上好,本森小姐。”全班同学异口同声。

“哟,这是什么,多么美妙的礼物!”本森小姐收起当天的礼物,目光扫视整个教室。“这是哪一位细心的小男孩或小女孩送给我的?”无人承认这件好事,尤其是我。总是深深低头,两眼盯着自己的课桌。“这好像证明,班上有人暗中崇拜着我?”感到自己的脸在渐渐发红,并认定人人都在注视着自己,直到本森小姐收起水果,开始上课,我才终于轻松地喘回过气来。

那个夏日的早晨,我们全班的同学闹腾起来。原来,有人发现第二天,也就是那个星期五,是本森小姐,不,我们本森老师的生日。每个同学都想送上最好的礼物。我的心里更是一阵狂喜,至少,我可以当着全班同学送她礼品啦。下午放学,我在外面的野地里到处寻找新奇鲜花。每年的那个季节,在我们那儿很少有鲜花开放。不过,我还是在灌木丛中找到几种鲜艳的浆果,一些干枯的蓟花,还有鲜红鲜红如火焰般跳荡的野花……

那天,我终于鼓起勇气,走向讲台,把那束鲜花献给了本森小姐。当着全班同学

的面,她高兴地接过鲜花,缓缓将它贴近自己的脸颊。本森老师奖励我一个灿烂的微笑,并在我的头上轻轻一拍。

不过,不知什么缘故,星期一早上,本森小姐没来。中午,我被莫名其妙叫到校长办公室。办公室里,我母亲也在里面,桌上还有那束我送的献花。

“你知道今天本森小姐在哪儿?”校长问。

“不知道,校长先生。”我回答。

“本森小姐,”接下去,校长放慢语气,一字一顿说道,“她现在正在医院里,是你把她送到那儿去的!”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。“你知道你送了她什么吗?”

“山里的浆果、蓟花和一种特别鲜红的野花。”

“所谓的‘特别鲜红的野花’,实际上是一种有毒的野藤植物,我的小伙子。”(那种毒藤是一种漆树植物,皮肤过敏者一旦接触,会引发极为严重的皮肤麻疹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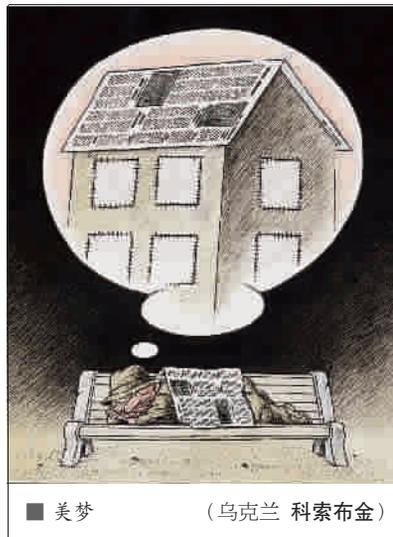
“那么,你是如何自我保护?用的是哪一种防护手套?”校长愤愤说道。

我摇了摇头。“事实上,我根本不知道它们是有毒野藤。”没等说完,我就当场大

哭起来……

几天后,从外面回家,我见到母亲正坐在摇椅上。她向我张开了手臂,我一声不响坐在她的膝上。“我们举行一个娱乐活动吧!”她说道,“今天你最喜欢做什么?”“我只想去看看本森小姐。”我说。

来到医院,本森小姐正坐病床上。她的脸上围着好几道绷带,仅露出一只闪亮的眼睛。她的双手也被层层包扎起来。“我不知道红色野花是有毒的。”见到本森小姐,我几乎喊叫起来,“我不是有意要让您得病的。我只是想给您——”我竭力忍着不哭出声,没法再说下去。“你想送给我一样特别的东西是吗,保罗?”本森小姐用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看。我点了点头。“那么,前些日子,讲台上的水果都你送的,对吗?”我再一次点头。“哦,我明白了。等到哪一天撒掉身上的绷带,我一定要好好地拥抱你。”顿时,我的内心涨满了快乐,她竟一点都没对我发怒。“还有,我还将要告诉你内心里的最大秘密,保罗。”她继续说,“等我将来结婚以后,如果我拥有一个儿子的话,我希望他将来跟你一模一样。”与母亲走出病房。我回头似乎看见,本森老师的眼里满含着泪花。



美梦 (乌克兰 科索布金)



加油吧,儿子!

◆ 王岩 (编译)

男人在分娩室外焦急踱步,他不时把没点着的雪茄递到嘴唇上,猛吸几口,然后再装回盒子里,就这么不停地重复着……因为他心里清楚,太太在怀孕期间,曾受到不知名细菌的感染,很可能留下后遗症。在产前检查中,医生多次建议他们不要生下孩子,但都被他们拒绝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分娩室的门终于打开了,男人急忙迎上去,眼睛里充满希望。护士面无表情说:“恭喜,太太为你

生了一个儿子。”男人高兴得一跳三丈:“太好了!”看着吃惊的护士,他解释道:“我一直想要个儿子,因为我是个球迷,我要和儿子一起踢球,观看所有的比赛,让他成为最伟大的球星!”但护士一席话让男人目瞪口呆:“先生,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你,您儿子出生时双腿蜷曲,恐怕一生离不开轮椅了。”男人擦掉眼角的泪水,反过来说安慰护士:“这也没关系,要知道,我太太是位出色的钢琴师,她会把音乐细

胞传给我们的儿子,从小就教他弹琴,从小就参加音乐会,我相信他最终会成功的,我们会为他骄傲!”

护士低下头,讷讷说道:“可,可是您儿子他的手指粘接在一起……”男人双肩抖个不停,他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绪,过了许久他一字一顿:“儿子,我很抱歉,这发生在你身上,但我不想让你担心,我向你保证,我们会做我们父子该做的事,会享受我们父子之间的乐趣,会有很好的生活。现在我想明白了,上帝把智慧集中到你的头脑里,就是希望你成为一名出色的数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,加油吧儿子!”



热心的男士

◆ 庞启帆 (编译)

自动扶梯出了故障,无法运行,出机场的唯一路径就是一道长长的楼梯。格雷有一个很大的行李箱,看着长长的楼梯,她差点儿哭了。

每个人都各走各的,没人注意她,格雷打消了请人帮忙的念头,一咬牙提起了行李箱。但她的行李箱实在太重了,她提着

它走了两级楼梯就走不动了。无奈,她只好拖着行李箱往上走。然而,沉重的行李箱与楼梯碰撞,每上一级,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。“砰!砰!”听到这声音,很多人都皱起了眉头。格雷没注意到众人的表情,依然吃力地拖着行李箱往上走。

终于,在走了五六级楼梯后,跟在格雷

斯后面的那位男士伸出了援手。他一把夺过格雷的行李箱,然后一言不发地提着它一路走上楼梯口。“帅哥,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!太感谢了!”格雷对那位年轻帅气的男士动情地感谢,然后又妩媚地笑了笑。“哦,美女,这跟热心帮助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”年轻的男士说,“我对噪声比一般人过敏得多。你的行李箱碰撞楼梯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大了,震得我头疼。你知道吗?我的头都快爆炸了!”

美味蛋糕

◆ 邓笛 (编译)

有时,有些事让我们相当苦恼,我们会在夜深人静时,抓着自己的头发乱想:“我招谁惹谁了啊?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?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”

是的,这是为什么呢?

有一个女孩就是这样向她的母亲大倒苦水:老板扣了她两天的工资,男朋友弃她而去却爱上了她最好的朋友……这段时期她生活烦恼,工作郁闷,事事不顺,心情甚是糟糕。她的母亲是一个智慧的人,知道这时她应该做点什么让女儿振作起来。“孩子,先不想这些,看我来做一只蛋糕吧。”她说,然后挽着女儿,走进厨房。母亲取出器皿和原料,女儿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看着。母亲问:“亲爱的,想吃蛋糕吗?”女儿答:“妈妈,您是知道,我最喜欢吃蛋糕了。”“那好。”母亲说,“把这些色拉油喝下去吧。”女儿吃了一惊,问:“您说什么?这不行!”“那吃两只生鸡蛋吧。”女儿更是不解:“您是在开玩笑吗?”“或者,吃一些面粉如何?”“不,妈妈,生面粉如何能吃得下?”母亲笑了:“你说得对,所有这些原料都没有经过加工,是难以咽下的,但如果把它们揉合在一起,经过一番加工,就能制作出松软香甜的蛋糕哦!”

生活也是如此,当我们遭遇困难而感到不幸时,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够意识到,这些困难有一天揉合在一起,经过一番加工,就能把我们的人生变成一只美味无比的大蛋糕!

小白鼠

◆ (印度) 拉斯金·邦德 翟振祥 (编译)

出,攀爬一列玩具火车。戈什先生按下一个按钮,挤满了白鼠的火车徐徐离开车站,嘎拉嘎拉地向阳台的远角驶去了。

戈什先生说:“我有这个爱好很多年了,你觉得怎么样?”

“我喜欢小火车,先生。”

“不喜欢白鼠吗?”

“先生,白鼠太多了,它们肯定要消耗大量甜点的。”

“不,不会的,我不喂白鼠甜点,只给它们饼干。车站有些饼干都好多年没人碰过了,硬得咬不动,正好拿来给它们吃。”

我帮助戈什先生喂给小白鼠饼干,然后看他操作玩具火车。白鼠们各得其乐,或爬火车,或荡秋千,或玩旋转木马。更有甚者,居然在戈什先生的口袋里爬进爬出,在他的制服上跑来跑去。爷爷赶来,戈什先生热情地邀他参观自己的白鼠乐园。爷爷退休前也在铁路部门工作,所以对玩具火车颇感兴趣。不过他还是讲了几句客套话,夸赞小白鼠粉白的眼睛真漂亮,灵巧的小爪好可爱。戈什先生乐得眉开眼笑,吩咐厨师做甜点招待我们。

午夜时分,爷爷和我坐上了返程的列车,戈什先生来到窗前道别。火车启动,他

突然把一个纸板盒塞到我手里:“一份礼物,送给你和你爷爷!”揭开盒盖,映入眼帘的是两只小白鼠,正躺在棉花羊毛做的小床上呼呼大睡!

回到德拉敦,我把小白鼠继续养在盒子里。肯尼思叔叔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躲在石榴园里,不好意思出来面对我。奶奶已狠狠地训斥了他,要他做个负责任的人。可我还是渴望复仇!方案嘛,早已成竹在胸。

吃完晚饭,我悄悄溜进叔叔的卧室,把两只小白鼠塞到了床单下面!一小时后,肯尼思突然怪叫着从卧室里冲了出来,我们被吓了一跳。他失声大喊大叫,声称不知什么玩意儿钻进了他的睡衣,在里面跑来跑去,软软的,还毛茸茸的!“快,快脱掉睡衣!”爷爷嚷道,一边向我眨眨眼睛。他对发生的事一清二楚。肯尼思慌忙地跳了一段“踢踏舞”,终于一只小白鼠从他的睡裤下面溜了出来。但另一只却勇往直前,先是径直冲到衬衣袖口,继而突然从衣领处现身。叔叔大骇,愈发变得歇斯底里。他坚信他的房间里到处都是老鼠,所以他把白鼠锁在储藏室里,宁可在旧沙发上将就一晚,也决不回卧室休息。

第二天,爷爷带我赶到车站,送我坐上开往德里的火车。“我会照顾那两只小白鼠的。”他说。爷爷慢慢喜欢上了白鼠,他甚至写信给戈什先生,打算再讨要两只。只是后来得知,戈什先生因工作关系,已搬家去了别的地方。